

李白研究及其它

王志东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李白研究及其他

中国长安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丽萍

封面设计 喻月

图片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研究及其他/王志东著,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6.5

ISBN 7—80175—371—4

I.李… II.王… III.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V.D6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381 号

出版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ca@ccapress.com

电话: 010-65270593

印刷:北京宇海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1/32

印张: 13

字数: 324 千

版次: 2006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8.40 元

属印装质量问题印厂负责调换

序 言

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夸大点说应是三部著作），是我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间的旧作。现在之所以公开发表，是因为在我看来仍有发表之价值。

综观古今中外，文人们自己将前此未曾发表过的作品公开发表，或者是由于恋旧，或者是由于编撰全集，诸如此类。我现在之所以发表旧作，只是由于几个友好的同仁的催促，他们认为这些作品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能够给予人们以启迪的。

现在文化市场低潮。人们普遍热衷的是赚钱，赚钱之后便是去享受。所谓享受就是物欲的满足。人们宁愿拿几万甚至几十万元钱去包二奶，也不愿拿几十元甚至几元钱去买书。即使偶然有人买书，那也不过是因为赚钱的需要罢了，如学生买书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青年人买书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诸如此类。依我看，现在已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而买书（提高职业技能与提高修养毕竟是两回事）。因此，书市上教材充斥乃是必然之事。所谓纯文学之类的书难得有人问津，更无论理论书籍了。自改革以来，甚至在高校，中国古典文学几乎无人听课，教师们纷纷改行。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因为，淡泊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遗憾的是，悲哀的民族恰恰被我们所遭遇。身临其中，作为一个文化人心情之沉痛，非亲身体味者是很难理解的。我的这些旧作，除硕士论文外，另外二篇都是在出版之际而临时撤销的。原因就在于：在经济改革的腾飞时代，人们对于这些古老的东西已不感兴趣。当日出版社的同志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记得吴江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还是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好”。这当然是对于当时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和国策的一种批评。其结果是吴江先生作为文化人的销声匿迹。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深入发展，文化越来越走到自己发展的尽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革命固然是一种文化的浩劫，但后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未必不是一场文化的灾难（或暂且视为“冷漠”）。一切向钱看的结果使得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再次被否定。不管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客观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由此看来，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运永远只是悲剧的命运，由此而牵连到文化人的命运也永远只能是悲剧的命运。文化革命期间，文化人被当作“臭老九”而被否定，在后来，文化人又作为远离经济建设的人而靠边站。殊途而同归，个中的深刻原因究竟是什么？恐怕是值得每个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深思的。

不管怎么说，在现在，在现实生活中，一本真正称得上“文化”的书是很难出版的。既然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当然出版社的中心也就是赚钱。出版社要赚钱只可能出版的书买者越多越好。于是书的出版自然就必须面向大众。所谓大众者，从经济利益言就必须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相对意义上说，越是大众的人，自然越是“文化”层次低的人。因此“文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现时文化的低潮正是历史的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人又有什么必要去悲哀，又有什么本钱去清高呢？

因此，现在的我，既理解了当日出版社同志的心情（也许是苦衷），又真正认识了自己作为文化人的价值。但是，事物还是按照自己内在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文化自然也不例外，经过或是浩劫或是冷漠的灾难，文化的发展虽然受到了人为的阻

碍，但毕竟更加成熟更加欣欣向荣了。“十一五”计划把文化建设确立为重中之重，无疑是文化发展的新的春天。浩荡的春风既已来临，百花齐放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由此，在百花盛开的芳林中拾捡起往昔的桃枝李叶，不仅于己而且于人于社会于文化都应该是一件好事。

是为序。

作 者

2006 年除夕之夜

目 录

序 言

第一卷 李白诗歌研究

前 言	3
略论李白诗歌的审美特征	7
1. 李白的诗歌“复古”理论	
2. 兴象——李白的诗歌审美理想	
3. 李白诗歌的审美特征（上）	
4. 李白诗歌的审美特征（下）	
5. 作为唐诗发展高峰和转折点的李白诗歌	
附录：略评陈子昂的“兴寄”说	81

第二卷 从政鉴戒

前 言	87
第十二章	91
1. 脸黑心厚，机关算尽——昧心	91
2. 权欲熏心，利令智昏——蓄势	105
3. 挟天子以令诸侯——换位	118
第十四章	126
1. 愚而自专事不治——独权	126
2. 竹帛烟销帝业虚——霸权	137
3. 随心所欲误国深——纵权	148
第十五章	161
1. 万马齐喑究可哀——愚民	161
2. 结党营私，阴使潜制——宗派	174

3. 翻手为云覆为雨——哄骗·····	186
第十六章·····	197
1. 荣尊九五的木乃伊——渎权·····	197
2. 犬鼠横行的惨世界——佞幸·····	207
附记·····	216

第三卷 中国十大悲剧女性（存五）

前 言·····	219
一、褒姒冤·····	223
二、西施泪·····	243
三、则天惑·····	276
四、圆圆误·····	311
五、金花苦·····	355
附：桃花依旧笑春风·····	399

第一卷

李 白 诗 歌 研 究

前 言

《略论李白诗歌的审美特征》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当时，获得较高的评价。后来，母校（当时叫西北师范学院，后在学院升格为大学的热潮中改名为“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后改为研究生处）组织编写博士、硕士优秀论文集时将此文收入，再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编全国博士、硕士优秀论文集又再次入选（摘要）。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只收到过有关信函和电话，一直未见过书。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中国是改革的年代。随着文化革命的被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或发生的一切也均被否定。工农兵学员就这样在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被列为否定之对象。他们不被社会承认为大学生。当阳光照耀到文化革命前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时，他们无缘享受这份阳光，当雨露遍洒文化革命后通过所谓高考而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时，他们无缘得享这份雨露。他们是真正的历史遗留者，可怜地被现实社会所淘汰所遗忘甚至被唾弃。但是，作为否定文化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科学和知识的地位无限地（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崇高起来，那些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后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生们作为知识分子一下子受到社会热烈的欢迎和抬举。随着他们的地位的逐步升高，工农兵学员们不得不鱼潜鼠窜，他们甚至不敢称自己是大学生，人事部门也“科学地”以“大学三年”而评定他们的学历。当时，工农兵学员处境之艰难竟使得光明日报专门发一篇文章而替他们说话，但这种说话也只是行“否定工农兵学员”之实，因为所有的赞词后面都深藏着“工农兵学员整体

上素质太低没有达到大学生标准”的坚定看法。当时，工农兵学员在社会上处于一种什么境地，非亲身经历者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如此严峻的现实，当然迫使工农兵学员重新寻找前途。于是，很多人便报考研究生以求摘掉“工农兵学员”帽子。这顶曾经无尚光荣的帽子现在不仅一钱不值而且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负，有如一座大山压在人们心头使人们透不过气来。为了不致于使自己窒息而死，我便加入了考研的行列。一九八五年，我进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唐代文学，导师是匡扶、郭晋稀和胡大俊三位先生。匡扶先生是我的主导师。

匡扶先生治学谨严，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从入学起，甚至是每月给我们开一次书目，少则五本，多则十几本。不仅要求我们通读，而且要做笔记和卡片。就这样，三年寒窗，我不仅通读唐人诗文集，而且读了许多相关的著作，做了十多万字的卡片和笔记。二年一期期末，先生要求我报告论文题目。我准备以“李白、杜甫和唐玄宗”为题，着重研究开元天宝时期的社会风气与文学之关系。先生听后摇头说：“你现时的功力尚不能驾驭如此重大题材”，建议我专论一个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于是，我便选择了现在发表的这个题目。先生同意了。

我非常崇拜李白，敬佩他的天才，因此决定以“李白诗歌研究”作为我的课题。经过深入探讨，我发觉，迄今为止的千年论者对于李白的研究均限于就诗论诗随感而发，偶有综论者也是偏重于生平列展，对于李白作为一个诗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罕有从理论的理性的角度进行讨论者。这当然就难免产生粗糙、皮相之弊。因此，我决定探讨李白的创作思想，从理论的理性的高度把握李白诗歌，最终形成了这一篇毕业论文。关于我在论文中提出的创新性成果不敢自吹，研究者们读后自有评

价。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综观我的论文，确实是下了功夫的。可以说，有关李白的一切前人（包括同时代学者）研究成果我均探讨过参考过，文中引用的书目多达三十余种。如果说我的论文还有点价值的话，那完全是苦读深思的结果。这应是迥异于时下风气的。

研三一期时，我报读扬州师范学院（后改名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半塘先生的博士生。任先生年事已高，招生主要是由车锡轮和徐泌君两先生负责。二先生都十分器重我，但他们都是研究元曲的，由此我改行，这正符合我的心愿，因为我原本打算将中国古代文学一以贯通的。徐先生当面教诲我怎样研究元曲，并赠送我一本他主编的书。车先生告诫我要利用入学前的时机多读一些作品，他还询问了郭晋稀先生的近况。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家人却不同意我就读。不得已，我只好给车、徐二先生去信。车先生回信说，愿意将我的学籍保留到第二年。遗憾的是，我再也没机会去读博了。

毕业后，我到省委党校工作。“六四”事件后，江泽民执政，原先的胡赵体制已经结束，因此，所谓“干部教育正规化”刚刚开头就已成为历史。这样一来，党校便不再有或少有文史之类的课程，更何况中国古典文学？于是为了生计，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改行。先是改专业，后来干脆搞起了行政。于是，当年的研究便离我越来越远，这方面再也没有成果发表了。这真使人“怆然而涕下”。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在今天，遍观学术界，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仍然是被冷落被忽视被遗忘的行当。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否正常，我难能妄论，但作为一个深深地热爱着中国古典文化并曾经愿意为此而献身的研究人员，我的心在颤抖。

无论怎么说，《略论李白诗歌的审美特征》乃是我三年研

究生学习的最终成果。遗憾的是其中许多学术观点我后来未能充分地进一步论证和发挥。为了展示当年我的学习全程，我将当时的有关札记和后来发表的几篇文章作为附录发表，随着时移世转，我想今后我是会对于李白甚至是唐代文学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作较深入的研究并实现我的夙愿的。

作 者

2006 年大年初一深夜

略论李白诗歌的审美特征

大唐王朝的建立，首先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扫荡了六朝遗留的污泥浊水，使自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与这种变革相适应，也必然地出现上层建筑其他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变革。于是，对于六朝那种绮靡雕饰的诗风（本文只讨论诗歌问题）的变革，也就成为必然。陈子昂高举“兴寄”的大旗，要求复兴“汉魏风骨”，正是适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因而一下子为时人们所接受，从而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借复古以革新”（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李白以其“英玮绝世之姿”（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东坡后集》卷九），接过陈子昂的“兴寄”大旗，以自己非凡的诗歌创作，出色地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伟大使命。

一、李白的诗歌“兴寄”理论

与陈子昂不同，李白在自己的诗文中从来没有公开提出过“兴寄”说，他的“兴寄说”，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其词略云：

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

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有人认为，这段话只是孟棻的“小说家言”，并不足信，这其实是不确的。

说孟棻《本事诗》乃小说家言，自宋代即已有之。王说《唐语林原序目》云：“右小说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偏之，分为五十二门。”王氏把《本事诗》和《云溪友议》、《明皇杂录》等四十九种书籍并列。专载野史小说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和曾造的《类说》，都收录《本事诗》，而这也是宋时的事。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云：“孟棻《本事诗》，小说家流也”。其《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云：“小说，子书流也。他如孟棻《本事》，卢瓌《抒情》，例如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然诸家之以《本事诗》为小说，仅相对经史而言，非今天所谓“虚构”同义。即如上举《云溪友议》、《唐语林》、《明皇杂录》等，亦多有见诸正史或时人诗人的真实文字，这是用不着多所论证的。胡震亨云：“唐人作诗本事，诸氏所载，解颐多矣。其间出附会，借盾可攻者，盖亦有焉”（《唐音癸签·卷二十九·谈丛五》）。胡氏是从总体上立论，这也符合孟棻《本事诗》。但间出附会，并不等于其中一切均“小说家言”。正如《汉书》，固正史矣，然其论秦始皇陵为牧童所焚之事，不仅异于《史记》，更为今日之考古发现所否定。这当然是“间出附会”的，然而我们并不能以此而说《汉书》为“小说家言”。既然如此，为什么独对《本事诗》以偏概全，吹毛求疵呢？可见，这种倒污水而倾婴儿的作法是不正确的。孟棻自己在《本事诗序》中云：“写本书之材料，大多根据唐诗人自己或同时人之文字而“犹掇其要”，这是确实的。如《高逸

第三》记贺知章称李白诗作，号之“谪仙人”。其事源出于李白《对酒忆贺监序》：“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又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又李白《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云：“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李白同时的诗人也谈到这件事。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昔年有狂客，呼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魏万《李翰林集序》云：“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诗数百篇。”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以上诸人，除范传正乃晚辈外，其余三人均与李白同时，并与李白有深交。他们的说法不仅与李白自己的说法一致，且与孟棻之说无异。至如孟棻书中其他如记刘禹锡桃花观事，元稹奉使东川作“题黄明府”诗事（均见“事感”第三），均见于其人诗文集。既然这些记事尤其是李白之事都信而可征，为什么偏偏怀疑李白关于“兴寄”说的一段话，却是“小说家言”、并不足信呢？

李白诗集开篇第一首“大雅久不作”，是非常著名的。为了论述方便，这里不厌其烦，照录如下：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杨马激颓波，开流荡元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